

世界著名海洋纪事集

捕鲸者的覆亡

[美] 赫尔曼·麦尔维尔 著

海洋出版社

捕鲸者的覆亡

——世界著名海洋纪事集

〔美〕赫尔曼·麦尔维尔 著

石亚平 译

张汉根 校

海 洋 出 版 社

1983年·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包括两部海洋纪事名著。

《捕鲸者的覆亡》(原名《大白鲸》)是美国十九世纪著名作家赫尔曼·麦尔维尔的一部名著。

书中描写阿霍布船长在一次捕鲸作业中,不幸被一条叫做莫比·迪克的大白鲸咬断了一条腿。阿霍布激怒了,此后他以一种疯狂的复仇欲望,发誓要杀死大白鲸莫比·迪克。于是,他带领一批水手,在辽阔的大洋上寻找莫比·迪克,并与它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搏斗。最后,大白鲸被阿霍布刺中了,但是他的捕鲸船也被垂死挣扎的大白鲸撞碎了,他和水手们葬身于波涛汹涌的太平洋之中。

《海上的青春》是英国现代著名作家约瑟夫·康拉德的代表著。书中描写一个年轻二副麦洛,为了实现他到东方漫游的理想,乘坐一条货船开始了远航。航行中,尽管遇到了种种周折,甚至货船着火沉没,但他要到达东方的信念丝毫也没有动摇。经过顽强的斗争,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故事的情节曲折、生动,语言通俗、流畅,读来颇有趣味,很适合广大青少年及海洋工作者阅读。

捕鲸者的覆亡

——世界著名海洋纪事集

【美】赫尔曼·麦尔维尔 著

石亚平 译

张汉根 校

海洋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二龙路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 5/8 字数: 70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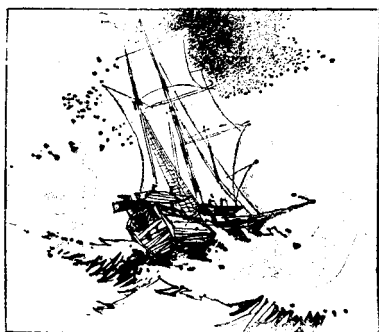
1984年4月第一版

1984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20,000

统一书号: 10193·0283

定价: 0.38元



捕鲸者的覆亡

[美]赫尔曼·麦尔维尔

目 录

捕鲸者的覆亡

海市蜃楼.....	(1)
航 行.....	(18)
莫比·迪克.....	(31)
追 击.....	(51)
海上的青春.....	(77)

海 市 蜃 楼

就叫伊什梅尔吧。在许多年以前，也很难确切地说是哪一年了。那时我口袋里几乎没有一文钱，陆地上也没有什么感兴趣的事可做。于是我想，应该去航海，去见识见识那汪洋世界；这样既可以驱散我心中的忧郁，还能调节一下我那单调而枯燥的生活。每当我发现自己变得尖酸刻薄的时候，每当我的心灵犹如连绵的秋雨那样阴郁沉闷的时候，每当我发现自己一碰到送殡行列便无聊地尾随其后的时候，我都想到，只要可能，一定在最合适的时刻去海上航行。我这样想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几乎所有的人对大海都怀有和我一样的感情。

我并不是想作为一个旅游者到大海中去游览，而是要到船上去做一个微不足道的海员，一名普通的水手。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以辛勤的劳动换取一点报酬。不久，我真的干上了这一行。他们分派给我了一些活儿，还让我从这个帆桁跳到那个帆桁，就象五月间草地上蹦跹的蚱蜢^①一样。起先，我很不乐意干这种差事，这实在太伤人的自尊心了。请想想看，假如你出身于一个古老的世家，而且在做水手之前，就已经成为一名乡村教师，连最高大的孩子站在你面前都表示敬畏，那么，这种自尊心就更为强烈。我觉得，从一个教师过渡到一个海员，这种转变过程是痛苦的。不过，这种感觉随着时间的变化很快消失了。

后来，由于我感到在船上的运动有益于健康，前甲板的空气又那样清新，所以我便一直在海上做水手。那么为什么在多次体验了商船水手的航海生活之后，却又打算去航海捕鲸呢？这让命运之神来回答吧，她能够比任何人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我进行这次捕鲸航行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上帝的安排，这是无疑的。⁹然而我觉得，还有某种难以琢磨的诱因在吸引我去履行自己的那部分责任。

在这些诱因中，主要的就是对鲸鱼本身的一种无法抑制的向往，是这种神奇的怪物激起了我的好奇心。另外还有在那辽阔无垠的海洋上猎取鲸鱼时难以名状的危险，巴塔哥尼亚的许多奇妙的风光和传闻，都助长了我去捕鲸的愿望。由于对那些遥远事物长久的渴望，我感到烦恼。我喜欢到无人去过的海域航行，盼望在野蛮人的海岸登陆。我并不是没有理智的，虽然我很快觉察到了一种未来的恐怖，但是我仍然愿意同这种恐怖打交道。

基于这种想法，捕鲸航行对于我来说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了。梦想奇妙世界的闸门打开了，它支配着我沉醉在狂热的幻想之中：三三两两的鲸鱼组成庞大的行列在我的脑海里游荡。它们当中有一个头戴巨冠的妖怪，那怪物就象高耸在空中的雪山一样。

我终于带着装有一、两件衬衣的毛毡旅行袋，离开了繁华的纽约城，在十二月份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到达了新贝德福。很不凑巧，去楠塔基特的班轮已经开航了，这真使我失望。看来，不等到下个星期一，我是无法去那儿了。可我一定要去那儿。因为我的愿望就是在楠塔基特的小船上航行。要知道，那个著名、古老的岛屿上有种美好的、令人高兴的东西正合我的

意。

要等班轮，我就得在新贝德福呆上一个白天、两个晚上。那么现在，吃饭睡觉就是头等重要的事了。夜，漆黑而阴沉，刺骨的寒冷更增添了那阴暗惨淡的气氛。我怀着焦虑不安的心情掏出钱袋，可只翻出几个银币。“啊！你往哪儿去呢？伊什梅尔，”我自言自语地说，“一定要打听一下价钱，可不能太讲究了。”

我步履蹒跚地在街上走着，路过了一个挂着交叉标枪招牌的旅馆，然而，看上去那儿过于舒适，店费过于昂贵了。我本能地继续沿着街道慢慢向海边走去。街道上如此沉闷，漆黑的街区两旁看不到住房。四处星星点点的烛光就象坟地的磷火一样若明若暗地闪动着。此时此刻，正置周末之夜，这个城镇是多么荒凉萧条啊！我不知不觉地走近闪着微弱灯光的船坞旁，那里传来了孤独凄凉的吱吱嘎嘎的声响。我抬头一看，是悬挂着的一个涂有白色油彩的招牌在海风中摇荡。招牌上是一幅模糊不清的画，从斑驳的色彩中可以看出，那是濛濛浪花中的一股高大笔直的喷注。画的下方写着：捕鲸船小旅馆——彼得·科芬。

科芬？捕鲸船？这可真是不祥的结合。不过听人家说，在楠塔基特，科芬是个尽人皆知的名字。我猜想，这个彼得也许就是从那里来的人。此时，这里似乎很安静，看来，倒是个便宜的寄宿地方。

我走了进去，发现这是一个装有老式护墙板的长长通道。通道宽宽的，但是很低矮。通道的一面墙上悬挂着一幅很长的油画，画完全被熏黑了。仔细看，那是一条名叫“合恩角”号的帆船，它在巨大的风浪中起浮颠簸，只露出三根桅杆。一只



巨大凶暴的鲸鱼腾空跃向小船，刚好卡在三根桅杆顶上。阴暗通道的另一面墙上挂满了一排排非常粗大的棍棒和鱼叉，夹杂在里面的还有些长满铁锈的老式捕鲸枪和断裂变形的标枪。

我穿过一个低矮的拱形门，走进了一个大房间。这里更黑，头顶上是低矮笨重的横梁，脚底下是陈旧不堪、凸凹皱起的板条。房间的一个角落里突出地立着一个黑乎乎的兽笼。实际上，那是一个用鲸鱼头骨制作的简陋柜台。那个鲸鱼颌部的弓形骨又大又宽，看上去，一辆四轮大马车都能从

它下面穿过。那里面安上了破旧的搁架板，上面堆放着一些破旧的细颈瓶、圆酒瓶和水瓶。

再往里走，我看见几个年轻水手围聚在一个桌旁，观看着一个用鲸鱼牙骨雕刻成的，叫做“斯克里姆山德”的精巧雕刻品。我找到了店主，告诉他我要住宿的想法。可他的回答却是客满了，没有一个空闲的床铺。接着他对我说：“不过，等一等，你不反对共同使用鱼叉手的毛毡吧？怎么样？那可是极好的床，我和塞尔结婚的那个晚上就睡在那里。对两个人来说，那可有足够的活动空间。我想，你也是要去捕鲸的，那么最好还是应该习惯习惯这种生活。”我告诉他，我从不习惯两个人睡在一起。但是在这个漆黑而寒冷的夜晚，我又能去哪儿呢？与其在这陌生的城镇到处流浪，还不如迁就一下与任何一个好人共用半个毛毡呢。

店主似乎猜透了我的心思，便说：“我也这么想。好吧，请坐下。晚饭吃了吗？你要吃，很快就会准备好。”

我坐在一个老式木制的高背长椅上，这个长椅整个都是雕刻的。长椅的那一头，一个默默不语的水手正用大折刀修饰着椅子。一会儿，大概有四、五个人被召到隔壁的一间房子里就餐，这个房间真冷，象冰窑似的。里面没有火炉，除了两支微微闪光的蜡烛之外什么也没有。我们不得不紧紧扣上毛皮上衣，用冻得半僵的手指握住滚烫的茶杯，把它举到嘴边取暖。房间虽冷，想不到餐食倒是挺实惠的，不仅有肉和甘薯，还有汤团。

晚饭过后，客人们都回到了酒吧间。在那儿，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消磨着晚上余下的时光。其他寄宿的人三三两两地回来了，也都陆续睡了。可是，我始终没看到我的那位鱼叉

手伙计的影子。

“店主，”我嘀咕着，“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总是这么晚还不回来吗？”这时已经快十二点了。

店主抿嘴笑了笑，回答道：“不，他一般都是早睡早起的。但是今天晚上他出去沿街叫卖了。你看，我也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要弄到这么晚，也许是还没卖掉他的脑袋吧。”

“没能卖掉脑袋？这是什么骗人的谎话？你是说这个鱼叉手竟然利用星期六这令人愉快的晚上，在镇上叫卖人头？”

“是的，一点不错。”店主答道，“我告诉他在这里卖不掉，这儿的市场存货太多了。”

“什么？”我叫了起来。

“卖头是真的，不是到处都有许多头吗？”

“你最好不要对我编造谎话了，店主！”我大发雷霆地说，“我可不是容易受骗的。”

“唷，”店主长长地抽了口气说，“别忙，别忙，你猜到哪去了。这个鱼叉手刚从南部的海上来到这儿，在那边他买了许多含香脂的新西兰头像，也就是大古董。因为明天是星期天，人们都去教堂了，他在这条街的附近也就没法再卖了。他上个星期天想卖，当他刚要提着串在一起的四个头向外走的时候，我拦住了他。这些东西的样子简直就象是一串洋葱头。”

店主的这席话解除了我的误会。但是，我又开始猜测这个从事卖偶像头这种残忍生意的鱼叉手是个什么样的人。

“靠卖偶像头，店主，那个标枪手一定是个危险人物。”

“他倒是按期交房租的。”店主回答着，“嗨！得了，太晚了，你最好还是回去睡吧。”说着，他点燃了一支蜡

烛，拿着它走在前面给我引路。可是我还是迟疑地站着。于是他看了看角落的钟说：“我起誓，现在已经是星期天了，今天夜里你不会见到鱼叉手了。他没准在哪住下了，快走吧。”

我们上了楼，店主把我领进了一个清冷的小房间，里面果然备有一个好大的床。

“就是这儿。”店主说着把蜡烛放在一个摇摇晃晃的老式水手贮物箱上，看来这个贮物箱又当脸盆架又当桌子。“好啦，舒舒服服地睡吧，晚安。”当我把视线从床上移向他时，他已经不见了。于是，我仔细环视着这个房间。房间里除了床和那张桌子外就没有别的什么家具了。在一个角落里，有一张系着绳索的帆布吊床扔在地板上，还有一个好大的水手旅行袋，毫无疑问，那里装的是鱼叉手的所有衣服。房间的壁炉上有一包稀奇古怪的骨制鱼钩，一个长长的鱼叉竖在床头。我脱掉上衣，脱掉长靴、裤子，然后吹灭了蜡烛，便上床睡了。很长时间我都没能入睡。当我昏昏欲睡时，过道里突然传来一阵沉重的脚步声，接着从门下闪出一缕微弱的光。啊，上帝，拯救我吧！我想：准是那个鱼叉手，该死的卖头人。不过我仍然一动不动地躺着，我暗暗决定在他跟我打招呼之前，我一声也不吭。

这陌生人一手拿着一支蜡烛，另一只手提着一个皱缩的新西兰头像进来了。他没向床上瞧一眼，把蜡烛放在地板上，便动手松解角落里那个大袋子的绳结。我很想看看他的脸。当他转过身时，我一看，天哪，样子多怪呀！怎么这样一副面孔：黑黑的，略呈紫黄色，而且布满了方块黑斑。是的，他正如我想象中的人一样，一个可怕的同床伙伴。他一定是刚跟人

打过架，负了伤，从医生那儿来。当我正猜测的时候，恰巧他把脸转向烛光。这时，我才清楚地看到他面颊上的黑色方块并不是粘着的膏药，而是某种色斑。他打开了袋子，在里面摸索了一阵，抽出一一种石斧样的大烟斗，放在屋子中央的破箱子上，接着拿起新西兰头像塞进袋子里。之后他摘下一一直戴着的海狸毛皮帽，这一下我又惊奇得差点儿叫出声来。他的头上没有头发，只是前额上有一个明显突起的圆秃秃的小瘤。他那秃秃的略呈紫色的脑袋看来就象发了霉的骷髅。

他脱去衣服，露出了胸膛和臂膀。的确，他的这些部位也都象他的脸一样，印上了同样的方块图案。他的两条腿也满是斑点，仿佛是一批黑绿色的青蛙跳上了幼小的棕榈树干似的。现在我明白了，他准是一个从南部海捕鲸船上被解雇了的讨厌鬼。所以上岸来到这个基督教徒的城市。一个沿街叫卖头像的小贩，也许还有他兄弟的头呢。他没准还喜欢我的头呢，天哪！看那石斧一样的烟斗！

这时，这个粗鲁的人拾起他那沉重的茄克衫，在衣袋里摸索着，掏出一个稀奇古怪的变了形的小肖像。那肖像还象擦亮了的乌木一样直反光。我断定那一定是木制的偶像。这时这个粗鲁人走向空壁炉，把这个小小的肖像竖在炭架之间。然后，他从自己的上衣袋里抓出一把刨花，把它们点燃作为祭火，接着开始嗯嗯呀呀地祈祷。祈祷时他面部的肌肉还奇怪地抽搐着。过了一会儿，火终于灭了，他便很随便地拿起偶像，顺手装进了上衣口袋。

是什么原因使这个卖头人崇拜偶像呢？这个亵渎神灵的无赖真使我无法理解。我不是胆小鬼，可我承认我现在非常

怕他，仿佛他是突然闯进我房间里的魔鬼。

他拿起他那斧状的烟斗看了看，走近蜡烛对着了火，用嘴对着柄吹出了一股浓浓的烟云。紧接着烛光熄灭了。这个野蛮的家伙，用牙齿咬着烟斗，钻进了我睡的床。我突然惊叫了一声，接着他也惊讶地哼了哼。他发觉了我，结结巴巴地说着什么。我什么也没听懂，只是从他身旁滚向一边，紧靠着墙。我祈求他，不要作声，让我起来再把蜡烛点着。但是从他那不愉快的哼声里说明他并不了解我的意图。

“你是谁？”他叫了起来，“你不说你是谁，如果欺骗我，我就宰了你。”说着，便在黑暗中挥舞起烟斗，热烟草灰撒了我一身。这时，我才想起我的亚麻布衣服会烧着的。

“店主，看在上帝的面上，彼得·科芬！”我大叫着，
“店主，科芬！天使，救救我！”

感谢上帝，店主很快来到屋里，他手里拿着蜡烛，我立即跳下床向他跑去。

“现在不要害怕了，”他咧着嘴笑着说，“在奎格这里，是不会损伤你一根毫毛的。奎格，你瞧，你认识我，我也认识你，这个人和你一起睡觉，你明白吗？”

“我全明白了，”奎格哼哼着，吸了一口烟，从床上坐了起来，“你进来吧，”他又说了一句，示意让我进去，还把被子的一角掀给我。他的这一举动不仅很有礼貌，而且样子相当友好、亲善。我站在那注视了他一会儿。他的身上刺满了花纹，整个人还是挺匀称的，看来是个标致的野人。我琢磨着，这人和我一样是通人性的，他也应该同样怕我，就象我曾怕他一样。跟一个有理智的野人睡在一起，要比跟一个醉酒的基督教徒好。

“店主，”我说，“告诉他不要吸烟，我要上床和他一起睡觉，我不喜欢有人和我睡在一起抽烟，那太危险了。”

这话一告诉奎格，他马上就照办了，侧到一边再次礼貌地示意我上床。

我睡下了，从来没有睡得这么香。

第二天黎明时我醒了。这时我发现奎格刺着花纹的胳膊搂着我，充满了友爱和深情。我拼命想挣脱他，可他只是一个劲儿打着鼾。我又使劲地扭动，大声嚷嚷，还跟着学打呼噜，他总算抽回了胳膊。接着他就象刚从水中钻出来的纽芬兰狗一样，猛扭着全身，揉着眼睛从床上坐起来。

然后，他跳到地板上穿上衣，戴上他那沉重的、高高的帽子，套上了长筒靴。那时，任何一个基督徒早上起来都要洗脸，可奎格却只洗胸部、胳膊和手。他拿起放在那张桌子上的一块硬肥皂，在水里浸一下，然后往脸上涂。嗨，你瞧！他又从床角拿起鱼叉，抽出长长的木柄，退去鞘头，在他那长靴上稍稍蹭了几下便大踏步朝墙上挂的一面小镜子走去，开始用力地刮胡子，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用鱼叉叉脸。那把鱼叉头是用非常好的钢制成的，又长又直的刀刃总是那么锋利。当我明白这一点后，对奎格的这种作法也就不觉惊奇了。他刮完胡子，穿上长裤、马甲和上衣，象元帅玩耍官杖似的舞弄着鱼叉得意地走出了房间。

我很快也照着他的样子做，跟着下楼进了酒吧间。我发现奎格在一群邋邋的穿着紧身茄克衫的捕鲸人中间吃早饭。奎格坐在桌子的一端，看上去那样子象冰柱一般的冷峻。说真的，对于这个人，我真说不出他有多少教养，大概就连最赞赏他的人也不会认为他的行为是得体的。他拿起鱼叉，不拘

礼节地把它横越过桌子，从许多人头中间穿过去扎牛排吃。当然，他做得十分冷静，因为大家都认为冷静地做每一件事也就是彬彬有礼了。

我们吃完早饭后，和其他人一起退了出来，进到大房间。奎格拿出他的烟草袋和烟斗，让我吸了一口。然后，我们坐下，用他那粗糙的烟斗交换着吸烟，同时还谈起我们应该尽一切可能在这个有名的城镇周围逛一逛。如果这时，我这个异教徒的心中还潜藏着任何冷漠的冰块儿的话，那么，我们吸下的这一口口温暖的烟很快就使它解冻溶化了。抽完烟，他亲切地搂着我，把前额贴着我的前额说，从今以后，我们就是知心朋友了。

我问他，他到这儿来的主要目的是什么。他告诉我，准备再次出海。于是，我也跟他讲我的计划是捕鲸，并告诉他，我准备从楠塔基特出海航行的打算。他听后立即决定陪我同船出去。我高兴地同意了。因为奎格是个有经验的老鱼叉手，对我这样一个对捕鲸业一无所知的人来说，的确太有用了。

星期一，我们一起把涂满香膏的头像卖给一位理发师，供他做假发头模，而后，我们便打点行李去楠塔基特。我们到了楠塔基特找到住所之后，开始商量行动计划。然而，使我惊奇的是，奎格告诉我他已经请教了约乔——他那个黑黑的小上帝。而且约乔已经告诉他，在港口的捕鲸船队中选择我们要上的船将完全取决于我。约乔决定帮助我们，为我们选定了一条船。如果我出去看看，我伊什梅尔就一定会同它不期而遇。

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个计划。奎格已经在捕鲸船上干了许

多年，是个熟练的标枪手。我只盼望凭他的见识能找到最适合我们工作，载着我们安全航行的捕鲸船。尽管我苦口婆心地规劝，然而对奎格却不产生丝毫作用，我被迫默默服从了。第二天凌晨，他留在卧室，我独自一人来到船舶之间。我闲逛着打听了好久，得知有三条是三年以上航期的远航船，我到处寻找那三条船。最后，终于走上了一条“帕古德”号船的甲板，我决定就上这条船远航！

你从没见过这样少有的破船。它是一条相当小的老式教练船，看起来就象一个瘦骨嶙峋的小老头。在饱经海上台风的袭击和浪涛的长期冲刷后，那古老躯壳的颜色已经变得黝黑，就象是在埃及战斗的法国掷弹兵；它那年久失修的船首挂满了须毛，活象七旬老人参差不齐的胡须；船上的桅杆直挺挺地立在甲板上，看起来好似科隆三个老国王*的脊柱。它那陈旧的甲板已磨损得满是凹凸不平的斑痕。船周围的舷墙都是用又长又尖的巨头鲸牙骨装饰的，看上去宛如延伸的牙床骨。船上的舵柄用稀奇古怪的巨头鲸细长牙骨覆盖着。我相信，舵手在暴风雨中操纵舵柄，一定会和鞑靼人阻止烈马时攫住马的下颚时的感觉一样。一条好船啊！但是不知怎的，这条船总有一种使人不愉快的抑郁感，就连它那所有华丽的东西都带有这种色彩。

我在后甲板到处张望，寻找着某个有职权的人，好向他毛遂自荐做这次航行的海员。很快我发现了一个皮肤黝黑、肌肉发达的老年人坐在一条老式桤木制的椅子上，便走上去问

* 科隆三个老国王——据中古传说：有三个来自东方的贤人，到伯利恒来对初生基督礼拜，后来三个贤人的尸体被海伦那女王带到伊士坦丁堡，后又移至米兰，最后搬到科隆。